

# 「銅」顏不老——銅器

游國慶



質堅耐久的青銅，以其鑄

造不易，在中國的先秦時期，一直是邦國重器的特選材質。

歷經兩三千年的埋藏，其上銹色斑斑，銅器表面因氧化而烏沉青綠——多數人以為所謂「青銅」，是因銅上有青綠的銹色，故名。但檢視古書，「青銅」二字最早用於青銅錢，銅錢使用頻繁，手汗污漬，使銅面烏黑，俗話說：「瘀青」、「青睞」、「青白眼」等，其「青」字都不指青綠的青，而是暗黑，與銅器經銹掩，失去原有黃金光澤的狀況，反而比較接近——其千年所積之銹，層次豐富，尤見神采。這些跨過歲月的痕跡，依舊存留其細膩、純樸、散發童稚真趣，又歷久彌新的不老銅（童）顏，正是本次台北故宮遠赴奧地利

展覽文物中銅器的最大特色。

相較於西方銅器的物象塑件，中國商周青銅器主要依從於禮樂制度、祭祀儀文，所以，裝盛祭品的容器和演奏娛神的樂器最多。容器中又以食器與酒器為大宗（以酒、食祀祖敬神），水器次之（以行盥禮等）。古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除了祭祀的禮樂器以外，用於征戰戎事的兵器，也是青銅鑄器的要項。但礙於「兵者，不祥之器」（老子句），本次展覽並無選件。樂器中最著名的「子犯編鐘」、「宗周鐘」，刻在「古典文明」展區陳列，茲亦從缺。

出國銅器十四件，時代跨商、西周、戰國、兩漢與唐。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銅器為

本院收藏大宗，最為精美，

故選品較多，共有七件；西周中期一件，略示周承商變、逐漸開出的周人主體風格；戰國三件，以呈顯此期新興工藝與創意造型；漢代二件、唐代一件，藉窺秦漢以後銅器朝生活日用的發展趨勢。

以器類分：食器凡五件，鼎二、簋二、甗一件；酒器六件，觚、爵、卣、扁壺、瓠壺、犧尊各一件；生活用器三件：博山爐一件、鏡二面。

## 一、食器

銅禮器中的食器有鬲、鼎、甗、簋、簠、盨、豆、鋪、匕、俎等，其中最重要的，首推鼎與簋，周天子「九鼎八簋」，顯示這兩種器類的重要性。二者皆用為烹煮



圖一 商代晚期 史鼎 中銅001531 通耳高23.5 口徑18.4公分 銘一字

器、又兼作盛食器；鼎以煮盛肉品、簋以置放黍稷稻粱。「鼎」的形制至漢以後逐漸改易，但用以稱道「深腹」的裝盛烹煮器的習慣，則一直未變，南方人稱「鍋子」曰：

「鼎」，就是這個原因。我們東選四件：方、圓型鼎、簋各一件，以略示其型制變化與紋飾的豐富。又選一圓甌，從其炊蒸的用途，可知「甌」為今日「蒸籠」的前

鼎的古文字形					
	商 鼎卣	一期 甲2851	周中 孟鼎	周中 頌鼎	小篆

表一

身，故特選出，藉足銅「食器」的內涵。

**鼎**是極重要的祭祀禮器。自夏代出現銅鼎以後，

逐漸成為祀典的要角，至西周天子乃陳列以「九鼎八簋」，藉示隆崇。影響所及，「問鼎輕重」便成了窺伺權位的代名詞，而銅器上所鑄刻的銘文——「金文」，也往往以「鐘鼎文」為其代稱，禮器中的「鼎」和樂器中的「鐘」，一起作為華夏禮樂文化的最重要代表。

鼎作為炊煮及裝盛肉類食物的祭器，依器腹形狀有圓鼎與方鼎二類：圓鼎多作三足兩耳（偶見有四足的），方鼎則皆為四足雙耳。古文字中的「鼎」字具象描繪出圓鼎的雙耳、圓腹與三足狀，唯因正置鼎時，二足居前，後足便往往省略了——參表一。

圓鼎一件：〈史鼎〉  
（圖一）商代晚期器，通耳高二三·五，口徑十八·四分，銘一字。口沿上有二立



圖二 西周早期 文方鼎 中銅000601 通耳高27.5 口徑16.1×19.8公分 銘文泐殘，可辨3字

耳，腹部飾「獸形紋」，以側身的兩獸紋相對成組，在主紋的隙地，以「雲雷紋」襯地，再隔以有六道稜脊，腹下有圓柱形三足，飾以垂蟬紋，全器

精緻美觀，氣象堂堂。

在鼎腹內壁中央，鑄有一個銘文「史」字，在古文字中，「史」、「吏」、「事」三字往往同形，象手持「中」形之版以記事之狀，是為史官，亦為官吏所從事。古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史」字作為族徽，或許即為史官家族的標誌。

析子孫（舉）族徽					
	三代3.49 父乙卣	三代14.29 父辛觚	續殷下58 父辛觶	三代15.2 舉爵	三代2.5 舉尊

表二

銘文訴說了此器的來由：「史」氏家族鑄製此銅鼎，用以盛肉享祭祖先，榮顯祖先之德，並求保佑福祿長壽，子孫永保。

方鼎一件：〈文方鼎〉（圖二），西周早期器，通耳高二七·五，口徑十六·一×十九·八公分，銘文泐殘，可辨三字。

方鼎最早見於商早期的二里岡上層期（如：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方鼎、鄭州張寨南街杜嶺一號鼎），鼎腹呈深槽形。商中晚期以後始作長方淺槽形，鼎腹中央及四角，也出現扉稜。此形制沿及西周早期，仍甚常見。西周中期，方鼎改出寬矮而圓角附耳的新形式，晚期以後，方鼎便已罕見。

本器折口、平沿、方唇，兩立耳上寬下窄，俯視器口呈長方形，四面器腹壁主要由一道夔龍紋與寬幅獸面紋組成，口緣下飾鉤喙卷尾夔龍紋；以脊稜為中界，兩兩相向。腹飾獸面紋：分由左右兩個側視的

夔龍紋，以中線脊稜為鼻樑，合組成獸面紋的正面，口內獠牙、足下利爪，均極清晰。以細密的雲雷紋飾地、高浮雕的主紋上更加卷雲與線紋。紋飾滿裝，主紋、地紋與主紋上加飾紋三層，俗名「滿裝三層

花」，為銅器紋樣最富麗的代稱。腹四角及四壁中間各飾有一高聳突起的扉稜，共凡八道。立耳飾帶紋，四柱足上飾簡化蟬紋。器內壁有銘文，部分殘泐，可辨有三字：「文□□彝



圖三 商代晚期 門祖丁簋 中銅000886 高18.5 口徑17.5公分 銘三字

簋的古文字形					
	二期 菁10.15	三期 甲1971	周早 令簋	周晚 函皇父簋	小篆

表三

口」，最後一字為族徽，象人雙手上舉幼兒置於二几牀之間，舊或釋為「析子孫」三字，于省吾釋「舉」，是作器者「文」的家族徽號。本器為清宮舊物，曾著錄於《武英殿彝器圖錄》一書中，是西周早期精緻的鑄銅禮器。

**簋** 與鼎是重要的銅禮器—盛食器組合，鼎用以盛肉，簋則盛黍稷稻粱。《詩經》云：「陳饋八簋」（以大小漸次的八個銅簋裝盛各種糧米，陳列祭祀以享祖先），正是貴族禮制的最高陳設。青銅簋中有鑄刻銘文以自名的，字形左旁象簋中滿盛稻粱，右旁象一手持匕，以示舀食之狀，由此突顯簋的形制與簋的用途。參表三。

簋始見於商早期，皆無耳；商後期漸多，在簋腹兩側出現雙耳，以方便持握；西周早期愈加普遍，並新增在簋體下加設方體形座的「方座簋」形式，至西周中晚期最為興盛，是祭祀禮器與陪嫁媵器的



圖四 商末周初 亞醜方簋 故銅002379 器高20.7 口11.9×17.6 底12.3×14.3公分 銘二字

常見物。

圓簋一件：「門祖丁簋」(圖三)，商代晚期器，高十八·五，口徑十七·五公分，銘三字。本簋無商後期習見的半環耳，正為商早期無耳簋的承襲。簋腹飾高凸的乳丁紋，底襯斜格紋。口沿下的頸部飾尖喙夔龍紋，兩兩相向，中間安放一高浮雕的獸頭，以三道脊稜界分出三組；圈足部位飾俯首卷尾夔紋，界以六道脊稜。頸部與圈足主紋下均以雲雷紋飾底。全器銅質精美，富麗厚重，十分雅致。

在腹部的內底中央，鑄有銘文三字：「門祖丁」，第一字像兩扇門形，即「門」字，是作器者的族徽。族徽之下二字是「祖丁」，為祭祀的對象，由銘文可知此銅簋為「門氏」家族，為祭祀祖父丁而鑄製的禮器，盛以稻粱，以陳以享。

方簋一件：「亞醜方簋」(圖四)，商末周初器，高二〇·七，口徑十一·九×十七·六，底十二·三×

十四·三公分，銘二字。

在青銅禮器中，簋是用來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為圓腹、圈足，而本器為罕見的方形。方形器在商後期曾有一度高峰，主要出現在商王武丁的后妃「婦好」鑄製的銅器群，以及「亞醜」家族鑄器之中，台北故宮所藏除亞醜方簋外，尚有亞醜方觚、方尊、方鼎等，而類此精美的方簋，舉世只有一件。

本器器表花紋綉麗：口沿下為窄身夔紋、腹飾獸面紋，口、腹紋飾間各隔有六道稜脊，高圈足上飾寬身夔紋，間飾八稜，皆以雲雷紋襯底。器兩側有半環耳，上部以大展耳獸首張口吞食鳥頭為形，中下部則為鳥身立雕造形，尖喙、羽翅、足爪紋飾清晰可辨；鳥喙方健雄強，羽紋圓勁，爪、尾則卷曲形成環耳下的垂珥。大展耳獸首之雙耳外張，回卷似羊犄角，內飾以夔龍紋。這種極具立體感的獸形環耳，與器表外突的稜脊互相呼應的外張塑形，是商末周初青銅器裝

「銅」顏不老—銅器

曾的古文	 周晚 易鼎	 春秋 曾伯匡	 春秋 曾姬無卣壺	「曾」即「甑」的本字，是今日常用的蒸籠的前身。下象盛水的鍋子，中間象有孔的「箒」，上象受熱後蒸氣上升之形。後來再加「瓦」旁表其質材——生活實用器多為陶製。「高」象平口束頸三款（空心）足之形，第一形的甲文則有雙立耳。「甗」的古文第一、二形，象上「甑」下「高」，第三形加「虎」聲，第五形承之，唯高旁形近訛作鼎。第四、六形加犬旁，亦作器名「甗」之用。後字義分化，又另造從瓦的「甗」字表器名，從犬的字則作「奉獻」義使用。		
高的古文	 三期 甲2132	 三期 粹1543	 周早 孟鼎			
甗的古文	 商 虞戈	 一期 後下7.15	 三期 甲2082		 一期 前811.2	 周早 見甗

表四



圖五 西周早期 獸面紋甗 中銅000778 通耳高43.9 寬29.6 口徑27.6公分

飾風格的一項重要特徵。  
銘文鑄在腹內底面，亞字形框內一字：右象一戴冠者伸手向左側酒罈舀酒，或表掌酒祭祀之職司，暫定為「亞醜」，作為一族氏徽識。文獻資料記載，亞醜為姒姓，乃夏

王室後人。傳世的具亞醜銘徽的銅器不下五十件，散見於公私收藏，本院藏有十五件，方形器佔約半數。近年於山東益都蘇埠屯屢屢出土帶亞醜銘文的器物，因此學者推測蘇埠屯是亞醜族的活動區域。  
銘文「亞醜」在X光顯示

目前所見的「亞醜」。三種銘文的鑄補原因不詳，但皆與亞醜族有關。作為商末周初的山東大族，亞醜鑄器的「亞醜方簋」，確為稀世珍寶，充分顯示了鑄造者的無上尊榮與尊貴身份。

下，是由三種不同銘文銅片接補。一為大亞字形；二為「亞醜」諸似太子尊彝」殘銘；三為

甗是蒸炊食物的銅禮器，約在夏代晚期，已出現銅甗。商代漸多，至商晚期和西

周早期時最為盛行，直到西周中期，大多是鬲與甗鑄合在一起的聯體甗，西周晚期及春秋以後，才漸多鬲與甗兩部分分別鑄造再合一起的分體甗。

圓形的上半部稱「甗」，用以盛放食物，微侈的口沿上有一對繩索狀的立耳，方便提取移動。甗底有一個三角圓形的銅片，通稱為「箄」，箄以活環與甗腰內壁相連，腰壁間尚有凸出的三個箄齒，以承接箄片，箄上有十字形孔或直線孔，以通蒸氣（「甗」的本字作「曾」；下象盛水容器，中間象有孔的箄，上象蒸氣沖出之形）。有三條圓柱形腿的下半部稱「鬲」，鬲中可以裝水，分檔式的三足與器底相連，以增加受火的面積，使鬲中的水加快沸騰，蒸氣透過位於箄上的穿孔，便可蒸熟食物，以供宗廟內祭祀祖先。

#### 圓甗一件：〈獸面紋甗〉

（圖五），西周早期器，通耳高四三·九，寬二九·六，口徑二七·六公分。本器銅質精純，兩耳作繩紋。口沿下裝飾

著三組長條形獸面紋，每組獸面紋均以凸起之短稜為鼻，雙目微凸，身軀分作兩列向左右延伸，其間填以細線雲雷紋。其下為一圈三角紋，其內飾以變形獸紋，亦以細線雲雷紋填充。圓凸的下半部（鬲部）上裝飾著三組浮雕的獸面紋，似為牛首之狀，豪放粗獷，與上半部（甗部）的纖細工整形成強烈的對比。

甗的自銘文作「獻」或「甗」（去瓦旁，有瓦旁的甗較晚出），下方的鬲，象圓口三款足形。上從虍，以比擬蒸氣上出之聲如虎嘯然，從虍從鬲會意，後加犬旁，因犬嗅靈敏，聞香而至，以增蒸味遠傳之旨。此「獻」從犬旁的甗」字又被引申假借作奉獻之意，遂再造從瓦的「甗」還其本意。

## 二、酒器

酒器六件，爵與觚是商代常見的酒器組合，故各選一件，藉窺商末紂王「酒池肉林」的側影。西周以後「重

食」主義興起，酒器漸少，但「尊」「卣」二類仍是酒器組合的常品，並在器腹飾以新興的大卷尾鳳鳥紋，鮮麗奪目，「作旅彝卣」正是此風潮的重要代表。至戰國，社會型態轉變，青銅器在歷史洪流裡自不能免，新式樣、新紋飾的扁壺、瓠形壺、犧尊等層出不窮，在在說明這時期造型創意的蓬勃，與工藝技術的大幅提昇。

觚作為盛酒的祭器，「觚」是最具流線美的藝術極品。始見於商早期的二里岡上層期，極盛於商後期，西周早期逐漸減少，至西周中期以後即罕見，幾乎已退出銅禮器——酒器組合的舞台。

銅觚從形制上可分為粗體觚與細體觚兩種，商代早期的觚，器身多較粗大而口徑較小，是為粗體觚；到商代晚期，工匠追求曲線之美，將器身變細，使得口寬像喇叭，是為細體觚。同時在觚體從口下分出頸、腹、圈足三段，並往



圖六 商後期 子蝠觚 故銅001828 高29.5 口徑16.8 底徑9.8公分 銘三字

往綴飾以脊稜。

圓觚一件：〈子蝠觚〉（圖六），商後期器，高二九·五，口徑十六·八，底徑九·八公分，銘三字。本觚為晚商流行的三段式觚型式，頸飾四瓣花紋及蕉葉雷紋，腹飾獸面紋，足飾象鼻夔紋與解

體獸面紋，腹部與足部均有四道脊稜。

銘文一行三字，在圈足內。第一字「子」象嬰兒在襁褓中伸出雙手舞動之形；第二字象蝙蝠展臂有肉膜之形，可隸定為「蝠」，「子蝠」當為商代複合族徽，是當時不同

族群分化合併的歷史見證。第三字從人顧首荷物，其人形的肩上即為扁擔繫物之狀。應即「何」字古文。後來「何」字專門作為疑問詞及姓氏用，遂改借加艸頭的「荷」字表達原有的「負荷」之意，並破音作第四聲，以與「荷花」的「荷」作區別。「何」字在此是作器者的私名。

本器鑄製精美：造型優雅、紋飾清麗。銘文形象生動，意趣盎然，頗有由圖繪過渡到文字的階段性色彩，是「子蝠」家族的「何」所製造成用以祭祀祖先的禮器，也是商晚期難得的銅器上品。

## 爵

的定名始於宋人，其形體主要特徵為：深筒狀的「腹」、前緣用以傾注的長「流」口、後端尖狀的「尾」、流腹之間上出的兩「柱」、腹側與流尾成直角的把手「鑿」、以及腹底三個尖高的「足」，其一足在鑿的下方。甲骨文與金文的「爵」字，正充分體現了銅爵的形象



圖七 商後期 子爵 中銅000144 通柱高25.4 長20.1 寬11.8公分 銘一字

爵的古文字形		商 父癸卣
		一期 乙4508
		一期 前5.5.2
		周早 史獸鼎
		小篆

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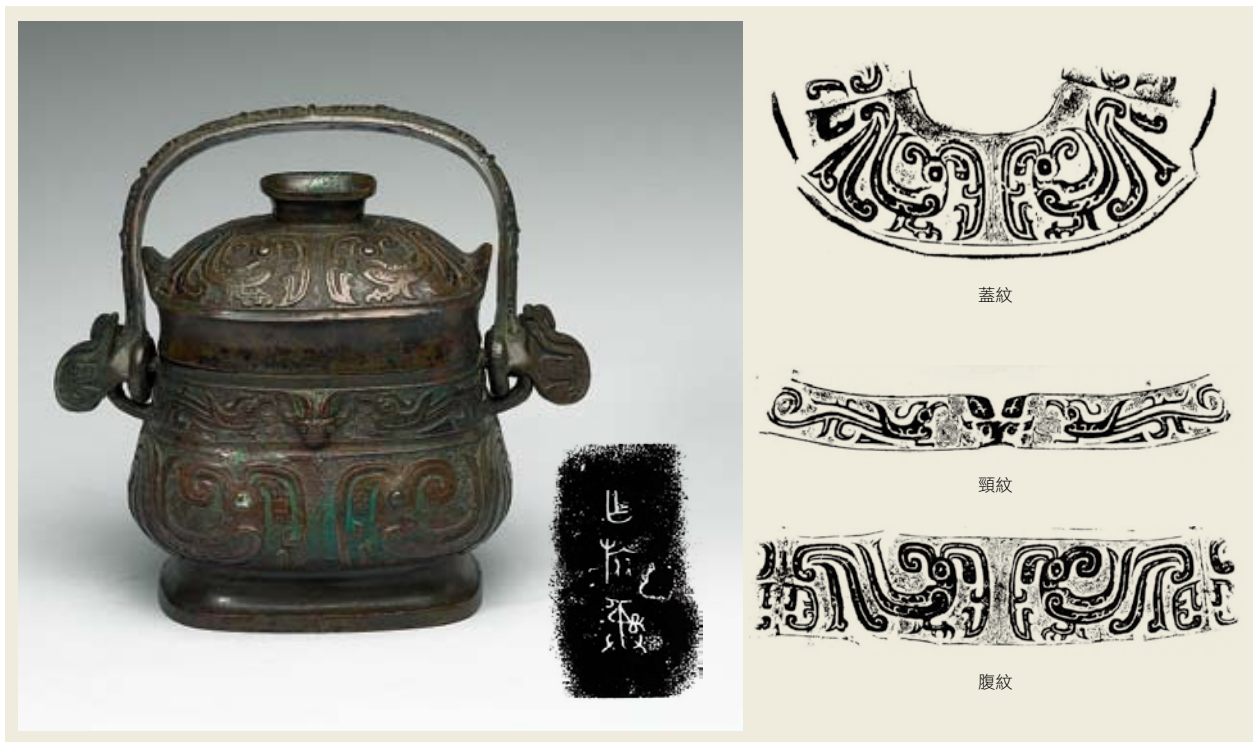
宋人於《考古圖》、《博古圖錄》中最先為此類器制定名曰「卣」，沿用至今，惜目前尚未見有自名之器，考古出土（叔權父卣）有銘文稱「余兄為女（汝）茲小鬱彝」，「鬱彝」二字雖非自名，卻說明了此器是用以盛貯鬱鬯（香草釀的酒）的彝器，甲骨文有

卣 斂口、碩腹、頸部兩側有提梁，器上有蓋，蓋頂有鈕，腹下有圈足；簡言之，深腹圈足有蓋及提梁，是「卣」器的特徵。這形制自商前期出現，到西周中期大盛，其提梁與蓋是始終不變的特色。

特徵——參表五。  
爵是考古發掘所見最早的銅禮器，它的年代可以早到西元前十六世紀的夏代晚期；夏爵的器腹束腰而底平，流嘴瘦長作V形，三足細如尖錐，通體輕薄，長流與口連接處，有二釘狀立柱加固。考古出土的早期銅爵，底部大多附著一層黑煙，證明它是除了作為飲酒器外，也兼有溫酒之用。到

了商代晚期，爵腹變為直筒而深，圓底似雞卵形，腹下作刀狀足，流嘴變寬成U形，二立柱向後移，柱頂成笠帽或傘形，腹側的把手上作獸頭，漸趨厚重而精美。  
爵上有柱（多見為二柱），其用途歷來眾說紛紜，近年經考古驗證，應是鈎掛濾布以過濾酒滓（縮酒）之用。與罍上附二柱的功用相同。

圓爵一件：（子爵）（圖七），商後期器，通柱高二五·四，長二〇·一，寬十一·八公分。銘一字。本爵腹飾獸面紋，蓋上部作犧首形，蓋下鑄銘「子」字，字形渾樸生動，是作者者的族徽。二立柱高聳，柱頂作渦紋，流及尾均飾三角雷紋，三刀形足，全器氣勢雄渾，紋飾縝麗，極為精雅。



圖八 西周中期 作旅彝卣 中銅001123 通梁高21.4 帶蓋高18.07 長22.7 寬13.4 口徑12.1×8.7公分 底徑10.3×13.9公分 蓋與器皆有銘文3字

「鬯五卣」、金文「毛公鼎」賞賜詞有「易（賜）女（汝）柎鬯一卣」，可證卣是一種專以盛裝鬯酒的酒器。

圓卣一件：〈作旅彝卣〉（圖八），西周中期器，通梁高二一·四，帶蓋高十八·〇七，長二二·七，寬十三·四，口徑十二·一×八·七公分，底徑十·三×十三·九公分。蓋與器皆有銘文三字。此卣橫剖面為橢圓形，器蓋亦橢圓。蓋沿垂直緊密扣合器口的子母口設計，以及卣蓋兩側突起的裝飾，是西周中期卣制對商晚期銅卣的主要改易。而器身變較低矮，器之最寬徑在腹下半部，形成往下傾垂的形制特色，也是卣器在青銅禮制舞台最後演出的常見戲碼。

〈作旅彝卣〉為西周昭穆時期流行的型制，矮體垂腹，橫截面呈橢圓形，蓋的左右兩側有直立的犄角，蓋鈕捉手作圈狀，提梁上飾蟬紋，兩端作圓雕象鼻獸頭。通體以細雷紋飾地，頸部飾以浮雕獸首為中央之相向長尾鳥紋，腹飾卷尾



圖九 戰國 庾貝扁壺 中銅000602 高25.4 寬25.8 口徑9.5 底徑7.5×13.3 公分  
刻銘二字

顧首大鳳鳥紋，形象生動、線條優美。器與蓋主體紋飾的長冠羽卷尾回首鳥紋，為西周中期新興的時尚紋樣款式；豐富華麗的卷曲尾羽及垂冠帶飾，蜿蜒旋繞、歧出多變。在商周初常見的獸面紋，完全不見於此器，顯示鳥紋至此已取代獸面紋，成為銅卣上的主要紋

飾，並進而躍居主流花紋的首選。

在蓋內和器內底鑄有相同銘文，各一行三字：「作旅彝」——鑄作此外出行祭所用的禮器。針對無作器者與受器者名的特殊現象，學者推想有兩種可能：一是因無指明為那位祖先所作，故應為在宗廟中廣泛作祭祀之用；二是認為此乃當時預鑄好之成器（或商品），急用時則加刻作器者名，甚至不刻名，逕供祭祀之用。

晚商與西周青銅器的鑄造者，力求在紋飾與造型的刻鏤上追求精緻、典雅、氣勢雄偉、神秘詭譎各種境界，並且取得不凡的成就。到了戰國時代各種新思潮百家爭鳴，青銅禮器漸漸失去往日光輝，器類少了、紋飾簡易化了，但新的裝飾工藝加上金銀彩石及漸趨寫實的技巧，同時注入於生活用具和各類青銅器類中，帶來在華麗中綻放清新氣息的新視野，同時也開啟青銅工藝史上的新紀元。

## 壺

作為盛酒器的「壺」，最早見於商代中期，歷商晚期、兩周、秦、漢，盛行不歇，其造型變化多樣，約而言之，有圓腹壺、橢圓形腹壺、橢方形腹壺、方腹壺、扁腹壺以及瓠形壺等多種。

「圓腹壺」與「橢圓形腹壺」出現較早，盛行於商、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戰國，仍然是「壺」形的主流。

「橢方形腹壺」興起於西周晚期，圓角長方形的器身，穩重而渾厚（如著名的「頌壺」即作此形），沿用至春秋晚期，以後就罕見了。

「方腹壺」始見於戰國中期，通行至西漢。因西漢的方壺上有自名曰「銅鈞」，所以器物學家往往逕用「鈞」以稱戰國「方壺」。

「扁腹壺」，腹部正背面平扁，兩側圓曲，宋人稱為「扁壺」，初見於戰國，盛行於兩漢。漢代的帶銘銅扁壺有自名曰「長區」、「銅鉀」；漆扁壺自名曰「大桺」、「榼」。「區」、「鉀」、「

「柶」、「榼」諸名，學者或以為乃盛酒器的通稱，非扁壺的專名，所以一般仍沿用「扁壺」二字。

「瓠形壺」，腹身頸細長側彎，狀似瓠瓜，宋人始稱之曰「瓠壺」。銅「瓠壺」上多有鳥形蓋，古書稱「匏瓜」一名天雞，匏即瓠，故學者或改名曰「匏形壺」或「匏壺」。銅「瓠壺」約始見於春秋早期，行用至中晚期，其後罕覯。

扁壺一件：〈床貝扁壺〉（圖九），戰國中晚期，三晉器。

圓口微侈，短直頸。腹部正背面平扁，兩側圓曲，矮圈足。頸部嵌飾三角形紅銅，肩部綴以鋪首啣環。通體飾長方格，腹部四層、兩側六層，格內飾羽翅突額的變形獸體紋。這類扁壺傳世並不多，大概起源、行用於戰國中晚期的三晉區域，後傳至燕、秦各地，而略為改易變形。

圈足刻銘二字，舊釋「床貝」，今重訂為「宋吳（音

台）」，應是鑄器主名。依例宜改此器名為「宋吳扁壺」，暫仍舊貫。此釋由同仁朱林澤先生提出，茲從之。

朱林澤先生於本院赴奧銅器單品說明中並言：

《三代吉金文存》十八卷著錄之戰國晚期「纒安君鈚」。其器形，扁腹微鼓，通體光素，於兩側上下各飾兩個鋪首啣環，長方束腰委角圈足，於圈足刻銘七字「纒安君其鈚貳斛」。此器銘文體例、字形結構為戰國燕系文字，「纒（裏）安君」可能是燕昭王職之弟（B.C.311）（B.C.279），見《戰國策·趙策》四，《戰國縱橫家書》四。此器現藏於北京國家歷史博物館，其自名為「鈚（音批）」是東周這類扁壺唯一的自名器。本器或可定名為「鈚」，曰：「宋吳鈚」。

這一類酒器形制大體相似，始見於戰國，通行於秦、漢，自宋《博古圖

錄》依其造形定名為「扁壺」後，約定成俗沿用至今。漢代器有自名為「區」、「鉀」、「榼」者，應是這類扁壺在漢代的通用之名。從戰國器「裏安君鈚」的自名，我們可以窺視這類扁壺與春秋器自名為「鈚」者，相互間的臍帶關係。春秋的酒鈚其形制平底無圈足，器身分為扁圓鈚與方鈚，其中方鈚如：《考古圖》卷四、五所錄的春秋早期弘鈚；春秋晚期蔡侯申鈚。從這一類方鈚的器形；與春秋晚期太原金勝村趙卿墓所出，器身呈方角橢圓形直口、鼓腹、平底、圈足的扁壺。是可約略推測酒鈚其器形如何由春秋平底無圈足過渡到戰國以後所見扁壺的演化歷程。

其由「纒安君鈚」之自名，定此型器為「鈚」之說可從。唯此類「扁壺」而自名「鈚」者只此一件，其他春



圖十 戰國 瓠形壺 故銅002214 高33.1 口徑6 底徑8.5公分

秋時自名「鉶」之酒器形制均與此略異：「扁圓鉶」與「方鉶」皆為環耳，與「扁壺」的獸首銜環耳不同；「扁圓鉶」與「方鉶」皆平底無圈足，亦

與「扁壺」的方圈足有異。「扁圓鉶」與「方鉶」的使用僅見於春秋時代的中原與齊地，「扁壺」則出現在戰國中晚期的三晉、燕、秦等處，則兩種器類究竟是「扁壺」承繼「鉶」的造型而變，還是「扁壺」的新造型取代了「鉶」的位置而流傳至秦漢，似乎尚待進一步的資料驗證。

瓠形壺一件：〈瓠形壺〉（圖十），戰國早期，三晉，高三三·一，口徑六，底徑八·五公分。

腹身頸細長側彎，狀似瓠瓜，器蓋為蹲坐冠鳥形，瞳目、鉤喙、利爪，鉤喙可開合，叨啣雙蛇；利爪著地，緊抓雙首小龍。鳥身飾雲雷紋、重環紋，並以點狀紋為地，尾梢聯置一環鏈，與壺身的短提梁相接。

器身頸腹共飾六道紋飾，計有：以點狀紋為地的解體獸面紋、變形龍紋、綉紋三種。

瓠形壺最早見於春秋早期，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較大型墓葬偶見，但每墓只出

一件，數量極少。出土地頗分散，但依時代排比，約可推測始興於春秋時的晉地，春戰之交，漸東傳至河北、山東的燕、莒等國（變成素身無紋飾），短暫出現，戰國中期後即已消失。

此類器不見有銘文，當然不會有「自名」的可能。宋人以其形像瓠瓜，始稱之曰「瓠壺」。銅「瓠壺」上多有鳥形蓋，古書稱「匏瓜」，一名天雞，匏即瓠，故學者或改名曰「匏形壺」或「匏壺」。

《詩·大雅·公劉》：「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詩文是為歌詠周之先祖「公劉」而作，〈大雅〉諸篇的寫作年代，大多在西周中晚期禮制成熟以後，但不致晚到春秋時。上言銅「瓠壺」始見於春秋早期，則「酌之用匏」的「匏」應非指此瓠形壺，其質材究為自然剖分的瓠瓢、瓠瓜酒壺（如今日之「葫蘆酒壺」），還是銅製禮器，恐怕需要再深入探討。



圖十一 戰國 犧尊 中銅000124 高28.6 長40.6 厚(寬)17公分

## 尊 (鳥獸尊)

作為盛酒器「尊」，常

見的形制是侈口、弧線收頸、鼓腹、高外敞圈足，雖有「有肩尊」「無肩尊」之別，但其大敞口與鼓腹筒形器身，則是不變的特徵。另一種尊——鳥獸尊的取名，則是藉「寶尊彝」的盛酒器通稱的意涵，即指形狀似禽鳥畜獸的盛酒容器。

《周禮·春官·司尊彝》中的「六尊六彝」，如「象尊」「鳥彝」「雞彝」等，大概就是這些以尊本身形象取名的酒器。

鳥獸尊始見於商代晚期，經西周、春秋、到戰國，一直有它的身影。其形象有鸚鵡、禽鳥、虎、象、犀、牛、羊、馬、獬、神獸（如故宮藏《鳥首獸尊》）等，造型生動、形象鮮明，是青銅禮器中以全器仿形，而最具奉祭「犧牲」的動物形貌的一種。

犧尊一件：《犧尊》（圖十一），戰國中期，齊器，高二八·六，長四〇·六，厚（寬）十七公分。

犧尊的稱謂，起於《周禮·司尊彝》的「六尊六彝」，宋代《博古圖錄》承之，至容庚始訂為「鳥獸形尊」，學者遂沿用此名。

本器獸形似獬（今之馬來半島上如緬甸、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及南美洲一帶，仍可見其身影），立耳，身軀渾圓，四蹄足粗而短，體腔中空，背上有小圓蓋可以開合以注入酒液，口微張，唇間有圓孔充作流口。頭尾的紋飾中均嵌以銀絲，眼珠以金嵌成，眉間並嵌有松綠石，頸部也嵌一道金圈，通身飾以金屬絲線錯的勾連雲雷紋。背上的圓蓋則以金、銀絲嵌出卷龍紋。背上一大圓孔、直口聳起於脊背中間，原本無蓋，約在清宮收貯時，加飾了現在所附的鎏金銅蓋。

本院另有一件大小造型皆與本器相似的戰國犧尊（原置於清宮養心殿）。唯脊上設有一與背平齊的活頁蓋，與本件不同。此種帶活頁蓋的犧尊，據朱林澤先生考證（本院赴奧

銅器單品說明）：

另外在山東臨淄商王村、江蘇漣水三里墩、河北平山皆有出土，這三件出土的犧尊與原養心殿者，皆是背設活頁蓋與背平齊，但本件犧尊背上凸起直口是唯一例外，審視直口內側無子母口，但無疑都是盛酒器。除了本院典藏兩件犧尊是傳世品外，上述商王村者是齊墓所出土；

而三里墩者出土於西漢墓，但同時伴隨一些戰國時期齊國銅器；其中河北平山在戰國時屬中山國，〈中山策〉關於中山稱王，前後曾有兩次使齊爭取支持的情事，這也說明兩國往來的頻繁。上述五件犧尊大小、風格造型、裝飾工藝都極為雷同，可能都是戰國時期齊地之作。

由此判斷，此類犧尊應是「戰

國時期齊地之作」。

### 三、生活用器

#### 爐

博山爐一件：〈博山爐〉（圖十二），漢代器，通

高十九·三，深五·三，口徑七·九，底徑七·八公分。

熏爐，至遲在西周時已見使用，陝西茹家莊西周墓便曾出土，戰國以後漸漸流行，於兩漢達到鼎盛，至晉、唐，在貴族生活的日常使用中，一直很普遍。

博山爐，因爐蓋上的造型似傳聞中的海中名山——「博山」而得名。其形制多為：在圓形銅座中央，豎立上承爐體的直柱，爐身作半圓形杯狀，蓋作鏤空上尖的山形，山巒間往往有雲氣、人物、鳥獸等紋飾，於爐內焚香，輕煙飄出，有如祥雲逸氣、繚繞海上仙山——「博山」，故稱之曰「博山爐」。《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可以參



圖十二 漢 博山爐 中銅000025 通高19.3 深5.3 口徑7.9 底徑7.8公分

證。

「博山爐」是一種生活中的消毒用具，將香料與中藥草放入爐中焚燒，熏出煙氣（古人說：「燒取其煙以為香」），以對空氣（室內）和衣物（熏衣、熏被）表面，進行消毒、殺菌。薰草用蕙草，即禾木科的茅香，熏時或添加域外輸入的龍腦、蘇合等樹脂類香料，以增加香味。南朝梁吳均〈行路難〉：「博山爐中百合香，鬱金蘇合及都梁」，說明了薰香料的多元。

博山爐作為日常生活使用的熏爐，以其雲煙爛漫，透過歷代文人想像之筆，也留下不少感懷的詩篇。如唐李白〈楊叛兒〉：「博山爐中沉香火，雙咽一氣凌紫霞」，宋楊萬里〈山居十詠〉：「共聽茅屋雨，添炷博山雲」，清趙翼〈七十自述〉：「半篝殘火聽譙鼓，一縷名香裊博山」等。

古詩云：「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

婁自相聯。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燃其中，青煙揚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正是文人騷客藉博山爐的燃蕙熏香、轉瞬飄散，比擬世俗間追逐浮名的虛空與失落。

院藏此件博山爐，爐蓋山巒重疊、雲氣環繞。燃香時，薰煙自山巒之間逸出，彷彿「雲無心以出岫」，悠悠澹澹，整個博山仙境便活跳於眼簾了。

## 鏡

青銅鏡的主要功能是映容梳妝。最早出現於距今四千餘年的齊家文化墓葬中，晚商與西周二代零星出土，總和還不及二十面。春秋時青銅鏡的製作工藝稍佳，但紋飾仍甚簡略。至戰國時期銅鏡工藝長足發展，圖案、紋飾、製作技法均豐富多變起來，並出現楚、晉等不同地域的多樣紋飾差異，除幾何紋外，龍、鳳、猿等動物紋，以及透雕套鏡，皆極具特色。秦漢之際戰火頻

仍，青銅鏡一度沒落。

西漢武帝時因承平既久，銅鏡鑄造始再復興；長銘文、雲氣紋、博局紋的產生，是此期特色。「透光鏡」即出現於鏡業勃興的西漢晚期。新莽、東漢繼前漢之盛，博局紋與長銘文之間，搭配更多的紋樣：由較早的雲氣紋，另出龍、草葉、四靈、羽人、蟾蜍、對鳥等紋。東漢早期偏晚，漸多「四靈神人故事鏡」、中期時則出現「東王公西王母鏡」、「重列神人鏡」與許多紀年鏡。

魏晉南北朝鑄鏡業再衰，存世者大多製作簡率。至隋朝建立，結束分裂，沿及唐代，鏡業又大獲發展，如十二生肖鏡，浮雕躍現；四靈鏡，帶四言駢文銘等。歸結唐鏡特色：一是形式豐富——圓形、方形、菱形、葵形、六角形、八角形、亞字形等多變；二是紋飾題材廣泛——鳥獸內容、神仙故事、花卉圖案（寶相花），以及山水、卍字、八卦、銘文等。



圖十四 唐 龍紋鏡 中銅000363 直徑17.85公分



圖十三 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尚方博局紋鏡 故銅000504 直徑16公分

唐太宗曾云：「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女史箴圖〉繪一女持鏡映照，旁題：「人皆知飾其容，未知飾其心。」鏡的用途，已從映容梳妝，升為道德規範、飭邪存正的教化功能。

漢鏡一面：〈尚方博局紋鏡〉（圖十三），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器，直徑十六公分。

漢代銅器，多以簡素為尚。唯銅鏡則不然，其質地瑩潔、鑄造精美、紋飾細膩、式樣繁多、銘文雋永，故素為後人所喜愛。

此鏡圓形，鏡面微凸，背面有一半球形鏡鈕，托以柿葉形鈕座，座外方框內十二辰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與十二枚乳丁相間排列，方框外環列八枚乳丁與「T」符號，間地滿飾由細陽線構成之四靈、羽人及鳥獸紋，再外為四十二字的銘文圈帶，寬而平的鏡邊上飾以兩圈鋸齒紋夾以一圈複波紋。

「T」形符號以往稱作「規

矩紋」，認為與規畫方圓的工具有關，近年各地秦漢墓出土許多六博局戲的棋盤與陶俑，長沙馬王堆三號墓中更有完整的六博博具，其上都有著規矩紋。而北京國家歷史博物館所藏一面與本件相似的銅鏡上，其銘文中有「刻婁（鏤）博局去不羊（祥）」之句；一九九三年江蘇東海尹灣四號漢墓中所出的一面銅鏡上則有「刻治六博中兼方」之句，因此許多學者將這類紋飾改稱「博局紋」或「六博紋」，是漢鏡中最常見的紋飾之一。

銘文依順時針方向排列：

「尚方作竟（鏡）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避）不羊（祥），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首句「尚方作鏡」，顯示它應是由漢代的官家作坊「尚方」所監造的銅鏡，所以製作精美，細膩潔白。其餘文字則為此鏡之精工描述：有龍、虎、朱鳥、玄武四靈，以之調合陰

陽、趨吉避凶，俾得享有美好生活——子孫長保、雙親康樂、己身富昌。銅鏡至此已不僅照容，更有祈福、徵吉的意涵，與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吉語一脈相承，呈顯了華夏民族亙古不變的價值觀。

唐鏡一面：〈龍紋鏡〉（圖十四），唐代器，直徑十七·八五公分。

唐代是中國銅鏡發展的又一高峰，富麗堂皇、大氣繁麗。相較於前代，鑄鏡工藝有長足的進步：銅合金中，錫的比例加大，使鏡面顯得特別亮潔而泛現銀白光澤，影像十分清晰。在裝飾藝術上，出現前所未有的成就：造型上端重厚實，精緻玲瓏；形狀不一，有葵花、菱花、方形、六角、八角、亞形等式樣。裝飾上自由活潑，美觀大方，趨近生活；紋飾和銘文多寓吉祥富貴，嚮往仙山的思想。特種工藝上，新出有金銀平脫鏡、螺鈿鏡、貼金銀背鏡等，由於使用的原材料和製作工藝特殊，成為藝術中的珍品。這些唐鏡，舉凡

珍禽異獸、花卉葡萄，以至於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無所不有，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繁榮景象。

唐詩中，通過銅鏡抒發情懷的詩篇很多，以鏡作為愛情信物、賞贈禮品、占卜工具的描寫（以銅鏡占卜從唐代開始流行，俗稱「鏡聽」或「鏡卜」）。從另一側面，道出唐朝銅鏡的昌盛面貌。

明代宋應星於所著《天工開物》中，誤以為唐鏡鑄造時加入定量白銀，經現代科學對八面銅鏡化驗，其金屬成分平均之百分比為：銅六十九、錫二十五、鉛五·三、其他〇·七，並不含銀質。唐鏡的勻淨如銀，取決於以下條件：一是恰當的金屬成分分配比，高錫的配料，使鏡質泛現銀白。二是極精的材質提煉熔鑄，鏡材雜質愈少，紋樣愈清晰光潤。著名的「揚州鏡」，甚至有百煉之稱。三是細緻的鑄後加工「開光」，加熱熔錫、投入水銀，再加少量白礬等用料，塗於鏡表，待冷凝後經多道細緻

研磨並反覆擦拭，遂使鏡面「開」出瑩細「白」光。這便是唐鏡歷經千年仍光可鑑人的原因。

龍紋鏡早見於戰國，唐人尤好之，又稱之「盤龍紋鏡」，由詩中可見，如孟浩然〈同張明府清鏡歎〉云：「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在中國古代，龍是帝王的象徵，盛唐時期盤龍鏡被作為貢品獻給皇帝，所以盤龍紋鏡又稱「天子鏡」。白居易〈百煉鏡〉云：「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正是當時的實錄。

本件龍紋鏡，作八尖瓣菱花形，在鏡背裝飾著一隻神采飛揚的浮雕龍紋，龍首高昂，頭上聳立著分叉的雙角，龍吻大張對著半球形的鏡鈕，猶如龍吐寶珠之狀。龍身滿佈鱗紋，強勁有力的四肢伸向四方，長尾捲於右後腿上，龍紋外並有朵朵祥雲，似意味「飛龍在天」。外區菱花瓣內飾蜜蜂與並蒂花。紋飾精美，造型生動，實為唐鏡中之佳品。

